



04245

小谷口著述緣起

歸安

鄭元

慶雲

頤

昔人稱善世聖明之世免甄瓦之資托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間予自有知識
以來無一日不三復斯言今老矣頭顱如許依然故吾
雖不致如范史雲釜底承塵蘇源明垢衣綴薛然生計
日拙向平之累接踵而至機驅旅食終何了局嗟乎已
矣命蓋有所制矣吾今亦無復有他望但得息影家園
窗明几淨與二三老友上下今曩淋漓盡致已而擊鉢
飛觴歡娛達曙此情此景諒已不可多得桑榆逼迫我
憂如何因念數十年昕夕與古人相晤對丹黃甲乙西
塗東抹鄙章句餽飭之學獨行己意肆爲一家言各成
橐本裝盈一大簾出入必俱往者渡漳水車覆文字盡
澆去秋遭爇自從烈火中負出幾以身殉夫物之存亡
不可料幸而存焉殆有天意且其中斟酌史較量失
得頗關世道人心件目旣多未能悉舉以問人先以弁
首諸序災之黎木豈得已哉識者鑒諸雍正甲辰六月
朔書於黃淮交滙處

募刻湖錄小引

吾湖山川清淑文獻名邦唐宋元明職外史者率皆承訛襲偽迄於本朝蕪穢尤甚大抵失於考訂遂至顛倒是非凡忠臣孝子畸行苦節遺棄滅裂不一而足間有一二鄉評所不齒者非特表爲名賢即臚列於諸傳雖曰隱揚之義而無彰瘡之法吾甚惑焉竊自二十一史明會典歷朝實錄明史稿崇禎長編參以稗官野乘新舊直省各府州縣志不啻數千萬卷掇之拾之再三比勘歷三十年而後成創始者候官陳公一變發鈔者南城章公紹聖付梓者黃平曹公掄彬嗚呼以一百五十餘年不修之郡志經三賢太守鑒定成書而不能刻甫刻而又即止冥冥之中若有數存焉列傳經籍志五十卷俱係人文精蘊深懼其散軼而就湮也謹丐同郡仁人君子各爲其先人而并及前後之鄉賢名宦或一二卷或三四卷共襄剗剗衆擎易舉用垂不朽雖不暇爲山川另開生面亦庶可資徵文考獻者之一助云浮玉山人鄭元慶拜言

總目

湖錄初序

附跋二

中序

後序

古今大學序

聖廟兩廡位次序

書目詩人便檢序

家禮經典參同序

附引五

喪服古今異同序

禮問序

禮記集說

序

向名折衷因犯
御製周易故闕

家譜序

錄書今古文目序

總目

定例約編序

詩序傳異同序

廣春王正月考序

古周易篇第序

今水學序

百歲千年萬壽書序

官禮經典參同序

小谷口蒼叢序

已刻行世
者不載

湖錄初序

癸

普天下郡縣皆有志而吾湖獨無志非無志也蓋舊志不足徵信雖有志猶之無志也歲辛未浪迹京師漫漶不見一客偃息沈存田侍御邸第得縱觀監本廿一史間擇其有關吾郡者手書成冊秘之枕函逾年襍被歸來適當事有志於郡志屬予重輯舊編因搜括掌故如昔郡疏雜錄統紀圖經等書俱不傳獨傳顏魯公石柱記僅數言宋談鑰志其創爲者也而陳振孫譏其書草率未得盡善明有成化勞志弘治王志嘉靖張志萬曆粟志或稱其詳或贊其核或仍舊格或出新裁人但耳而目之無從剖判其臧否以予論之俱可覆瓿耳無論其

湖錄初序

一

他節舉宋末殉難安吉太守趙良淳自縊死浙西提刑徐道隆與子載孫赴水死池州通判趙卯發與妻雍氏同縊死史傳較然各志竟牽合云趙良淳與夫人雍氏同縊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悲夫古來殉忠大節使其父子夫婦紊裂至此能不令人髮指吾因笑新舊省志成於巨手七州縣志諸刻纍纍並皆依樣葫蘆承訛踵謬徒以塞輜軒塵館局於徵信乎何有吾故曰普天下郡縣皆有志而吾湖獨無志蓋甚傷之也客有爲之說曰夾漈云志者憲章所係必老於典故者然後能爲吾湖自明萬曆丙子迄今豈乏兼三才羅千古文章宗匠操觚挾簡雍容於翰墨之林而顧俟一百二十餘年後

一窮措大獨爲之母乃不可歟且子爲名乎爲利乎爲名乎冒僭越之罪爲利乎將顯以滋通國之誅求而陰以受鬼神之呵責子休矣子休矣余曰嘻固也而獨不聞鄉里前輩文獻無徵後生之責乎余雖少不學長而連蹇碌碌無所短長而獨於此有癖性焉不惜身命不狗情面強識前言往行好與人駁雜辨證慣奔走四方漁獵故事借書鈔閱目眇指胼八九年孜孜汲汲寒暑不輟遐稽近考掇實采真略者詳之闕者補之謬者正之一切賄囑者却之却之毀譽恩怨不入於胷中天刑人禍槩置之度外竊自念著錄雖不及前人而檢尋之博考訂之慎比之勞王張栗四志差有勝焉或者其可

湖錄初序

二

以徵信矣乎是書也條目簡紀載多竊史之文襲志之體爲圖經爲表爲列傳爲考總一百二十卷凡五易草經營繕寫殫竭已楮至粥產以襄事先以六冊就正當事經年索歸仍秘枕函以待後舉可耳

附
亡兒跋語

著錄吾家大人生平嗜好存焉康熙己巳大人有三百辭譜之刻時不肖惟鞠方七歲出就外傅錮人於魚計亭上曹入曹出迄今猶記憶之未忘也庚午撤闈後大人遊興勃然遂於明年春策蹇走長安期而翻然曰吾安忍離老親弱子客三千里外遽歸杜門教授日侍先王母承歡膝下兼以課不肖四子五經

諸史俱手書授讀如是者六年而廿一史約編輯成
付梓告竣於丙子初冬會王母八旬稱觴賓朋廣座
咸嘖嘖焉今天下文苑如林著錄家隨在皆有獨吾
湖寂寂然薦紳先生得歸田之樂秃筆剩墨狼藉於
米鹽絲枲之間經生博士家啣唔徹明晦不過手一
編制義以爲急先務其於鄉土山水人文掌故每絕
口不道間有一二好古之士漁獵近年新刻志書承
訛習譌號爲文獻問及蒼卞苔雪元元本本輒茫然
不敢置喙吾大人竊恨之於是讀史之暇嘗取吾郡
事鈔撮成書比之新舊志乘所載其同異大約相半
也丁丑夏四月郡伯侯官公有修志之舉命大人一

力任之大人復取諸史與各志再三較勘寒暑晝夜
弗輟凡二年已卯橐已三四易是冬王母棄世雖在
苦塊中未嘗須臾與筆墨疎逾年郡人士之欲暴其
先人者金幣絡繹至大人竣絕之一毫不染指也嘗
謂不肖曰一人之耳目有限衆人之傳聞異辭昔太
史公足跡徧天下網羅四方典故然後成史記吾意
欲讀盡吾鄉之書且親歷山川名勝殘碑斷碣庶幾
於志始快然爾於是挾硯浮游於七州縣以所見所
聞合之於志與自所記載又再三較勘走秀水就正
竹垞先生先生見之喜甚乃盡出曝書亭藏書供大
人博覽沉酣數月然後歸脫橐凡一百二十卷會當

事以費繁未遑付梓辛巳冬穀遊淮浦館於今八閩
大中丞張孝先先生寓邸又得與前學使左諭德家
幾庭先生侍讀張石虹先生斟酌盡善諸公皆當代
宗工是是非非確然不易丹黃硃墨又再易其橐壬
午歸復請正竹垞先生會先生選明詩綜於金閶慧
慶僧舍得縱觀有明歷朝實錄及萬曆以前直省府
州縣諸舊志不啻數十萬卷又增潤十之四五焉先
生大欣賞歎絕以爲是書爲目中所未見凡此數年
中四方名公鉅卿得與參觀者皆署名卷首煨煨乎
其可觀也甲申箋釋顏魯公石柱記刊行於世有目
者已賞見一班矣即於是冬再走長安佐 南書房

附跋

四

大老纂佩文韻府幸得窺 中秘書明年乙酉春王

正月

皇帝遣內臣問 南書房廿一史約編撰人履歷 南

書房一一奏對且以所著湖州府志上達 聖聰時

侯官公以計典去其官萬民百計留之不可得銓部

新除太守爲南城章公與大人都亭一見有水乳之

合相訂刻志是年秋大人遂決計南歸公解囊給筆

札之資因命不肖鈔錄佐之者中表孫飲明深閉池

亭力疾手書隨錄隨易又經兩年爲今之橐本尚不

及十之二三適遭無妄而止今年春杪至於秋不肖

又力疾補錄之比歲不登米珠薪桂日饘粥不給篝

燈熒熒必至夜分乃罷且鈔且訂亦不覺其腹之枵然不果也大人雖遭際坎軻而著錄之勤嗜好之篤尚蓬勃未已見之者無不掩口訕笑而大人安之如故也是書之作前後首尾計十三年其間閱歷久艱苦備嘗不肖既見而知之敢不敘而綴之如左康熙己丑中秋前三日不肖男惟鞠百拜謹記

鞠兒年十二予挈之讀書曹蘄五年不令作舉子義人皆笑我爲迂弱冠作文便深奧有古氣未幾得筋結之疾歷歲不瘳予遂不復督率任其意之所向好鐫刻印章間作詩古文辭每爲人所稱許然予見之必切戒其且勿爲此也庚寅冬初病劇而亡亡後數

附跋

五

月不忍檢其故笥一日麟孫持一編在手視之乃其詩文彙詩皆悲涼文亦斐然可觀中有志跋一篇敘予作志始末甚悉予以其能知我著錄之意爲錄之嗟乎昔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撰梁陳二史曾子固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載而後成書吾兒於課誦之餘頗能助我編纂乃一旦先我而去吾不知續吾書者更復望之何人并識之以爲忠孝兩兒勗焉

辛卯春日

湖錄中序

壬辰

是錄也本郡志彙今不敢言志而以錄名之錄之始創於太府陳公其發凡起例壹稟西河竹垞稼堂三太史之論定自康熙丁丑迄甲申凡八年而後初彙乃定卷帙繁重未及鈔梓是年冬復入京師與新安汪子蓉

洲同館雪池

賜第見予彙輒嘉歎且曰貴郡正闕守

吾友比部恕菴章君若得此此書可托以不朽乎先是天子在暢春園垂問予履歷及著述南書房奏對甚悉

且以所著湖州府志上

聞一時喧傳

輦下無何章

公果得吾郡

命下之日即相期以刻志為首務斯時

憇憑之者為宗伯李公

振裕

御史大夫舒公

輅

大司成

孫公

岳頌

銀臺王公

思軒

暨同鄉先達諸公公遂決意

湖錄中序

六

斯舉且攜長安之精於剞劂者至郡予歸道吳門晤竹垞先生於慧慶僧房又得讀生平未見書增之易之彙多塗抹再謀繕寫公慨然給筆札之資囑同學江子

章子

廷宏

汪子

元文

徐子

弘謀

戴子

永椿

佐子校讐當

丙戌丁亥連歲不登繼以湖工叛案太守奔走省會席不暇煖安能為此不急之務戊子夏公丁內艱苦次泣語予曰君不負我我負君矣時浙中興大獄予為富豪構累尋事解兩年饑饉不能出門戶隱屏無事因出前彙稍稍刪訂改為湖錄兒子惟鞠復取摺拾諸條補注各傳以竊附於小司馬之例錄若干卷不幸鞠兒病亡凡其所錄觸目傷心一槩置之高閣今年夏寓嘉禾官

舍又錄得若干卷而一郡人文之盛於焉備矣嗟乎人生無百年之期予行年五十又三上不能研窮經史學爲通儒次不能嫻文辭善吟詠樹幟騷壇又次不能工舉子業伊唔佔畢取功名如拾芥乃徒費一二十年之心力冬不爐夏不扇晝夜靡寧至於患難饑寒之日猶且肘不離案以成此一方之書幸而賢士大夫無不揚之推之且上徹宸聰矣然終不克銜梓以永其傳豈非天哉嗟乎已矣勝事難成知音罕遇以故不敢復言志而以錄名之錄共一百二十卷今止錄四十八卷餘未盡錄

湖錄後序

甲辰

湖錄中序

七

吾湖終有明一代良二千石推無錫陳公筠塘第一公以粟志未善且經三十餘年欲弘集儒生修之訪於朱太復先生先生故難其說以爲不審臺下以其弊而鼎之乎抑拾其未備續其後事因而完之也因之第一續本以乙次甲已足必欲通今昔革而新之則鉅矣事乃不果康熙丁丑侯官公旣治郡之七年政成餘裕特命予曰粟志後雖有程氏本亦猶之乎粟也吾欲修而明之子其獨任焉予以太復先生兩說詢公公曰後說善於是殫心力爲之六年始定橐公初閱之甚喜繼而誤聽人言謂史體非志體因置之嗣是南城公業將付剗嗣氏又以荒亂而罷今忽忽已十有七年矣通計前後

歷三十載雖遊屐所至棲皇旅邸無不載筆從事近年或涉獵羣經遇有所得亦必開函潤色人或笑我爲癡予亦笑而應之曰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蓋自壯而艾而耆而老半世精神一生事業其萃於斯乎錄之自勝國之末而止者何昔與侯官公相訂宋元以前徵之史明徵之實錄而總以羣籍參互而考訂之惟列傳組織成文似爲一家言其他皆明著其所自出雖言堂滿堂無從妄生其訾議至於 本朝予不敢與聞務必開局聚訟如太復先生所云以公直長者主其間別開局外之證多攬域外之觀人不同而究事事不同而徵心不同而核品而要時而參理縉紳異人而參庶民易

湖錄後序

八

方而參縉紳以庶民參庶民以縉紳參參同而復進篤心高才弟子類而比之集而上之幾乎其以公乎侯官公聞之拍案大呼曰噫此非我兩人莫能爲也後公重來守郡屢索予橐會予奔走館穀於外間歸里門亦不與公相見公遷秩丁內艱去服闋赴補道姑蘇與予聚首於長洲官舍者累旬見是錄輒顰蹙曰苦心哉苦心哉是仍我之責也爰賦詩言別未幾公喪歸其子弟丐予作行述爲臚列其治湖諸政頗詳且核獨不及此事蓋嫌其事之終不成也夫筠塘公以剛明果敢之才亦何事不爲而獨靳於此天固有以限之也迄於今又百有餘歲誰復能起而爲之者慨直道之難行痛斯文於

將墜亦唯付之流雲逝波而已第可惜者費我一人數
十年之心血有限而棄置抄存百千萬卷人世所罕見
之書不無遺憾焉前錄四十八卷今又錄七十二卷序
而藏之湖山有靈冀為呵護他日吾子若孫不善保持
或輕出以為修志者之粉本成於公而敗於私不若早
廢之為覆瓿之紙可也

湖錄後序

今天下但知有大學而不知其爲朱子之章句而非大學古本也古本在禮記不分經傳鄭氏孔氏注疏具存河南二程子創爲更定朱子復分章補傳而集注之今之習舉業者無不家弦而戶誦矣竊意禮記四十九篇獨此大學與中庸月令冠昏鄉射諸義等篇頗稱完好吳草廬謂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唯二禮經而吾以爲禮記之中有條不紊無復有纖毫之遺議者亦唯此大學數篇而已自大學章句盛行而後之改本亦復不一人雖不敢信從而傳流旣久恐人但知有章句與諸改本之不侔乎朱子而不復知大學之尚有古本在也且將以僞本爲古本而大學益莫辨也故將古本全錄之次列諸改本而終之以僞本以爲世之學者有所考焉

聖廟兩廡位次序

庚寅

禮釋奠有先聖有先師晉魏六朝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唐貞觀因之明永陵不王祀夫子尊為至聖先師聖與師殆兼之矣四配定於宋咸淳而子思子之躡其父執也孟子之躡其前輩也其何以解十哲之祀始於唐而定於宋顏子升曾子補之曾子升子張躡之試問子張何賢乎有子與公西南宮諸子而必欲躡之也其又何以解且如閔子少孔子十五歲仲子少孔子九歲而仲反居閔下雖論德不論齒然諸賢素承夫子禮讓之訓而坐次失長幼之序必有戚戚然不安於中者豈不聞當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秩然其不

聖廟兩廡位次序

十一

紊者乎今欲依貞觀禮止配顏子而齊十哲於七十子之中退思孟於七十子之次卜日通祀如李氏所云抑或先獻酬而後燕禮如金氏所云更或天下府州縣但以顏曾思孟及周程張朱五先生配如吳氏所云或仍如唐以前以夫子為先聖不兼稱先師如毛氏所云夫以勝國釐正通行之禮一旦輒生異議必大駭人聽聞草茅下賤何敢置喙惟是東西兩廡尚多舛錯李氏類宮禮樂疏言之悉矣不揆樛昧再為折衷而以論語史記家語所記言行據為次序東廡以有子為首宓子原子次之西廡以南宮子為首公西子澹臺子次之共二十一人餘四十一人言行不見於簡冊其位次謹依史

記與李氏又少變其說管窺之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也若夫曝書亭所述孔門齒序自刊定祀典之外增二十有七人以及孟門弟子漢唐諸儒其應祀與否亦不敢置喙姑從衆說抄撮成書以俟當代知禮者採擇焉

聖廟兩廡位次序

書目詩人便檢序

辛卯

壬寅長夏侍竹垞老人於吳閶慧慶僧房談古之次老人瞿然謂予曰元史闕藝文志予向有補輯之意今老矣無能爲也已予唯唯他日又以黃俞邵先生明史藝文志彙本見示其所甄錄兼採宋元世代先後不甚考核予乃有會於心將上稽炎漢下逮勝國爲經籍統志頻年奔走衣食未遑也乙酉之京師館於雪池 賜第與纂 佩文韻府凡寓目之書竊爲記其目錄而詩人則自漢魏以迄元明亦臚列其姓氏頗有次第可觀合之顏曰書目詩人便檢今而後得假我歲月畢力槧鉛尋四部作者之初心考歷代詩家之完集知其緣起悉其源流網舉目張略存梗槩繼陳直齋馬端臨之後而集其大成庶幾哉其可以爲汲古家之一助乎

家禮經典參同序

壬辰

子齡齡觀家禮儀節送喪圖有僧道雜鼓吹導柩車前問塾師曰此亦文公所定乎塾師不能答後得紫陽原本與儀節比勘之其不同者過半矣及讀儀禮禮記取冠昏喪祭諸篇與原本比勘之其不同者又過半矣今儀節豔行於世人之見之者莫不曰此朱文公家禮也烏知其非原本也又烏知此原本者并非文公論定之書耶歲壬午薄游淮浦館於張孝先先生見予著郡志風俗編所載四禮引據頗詳因與訂偕輯家禮予慨然以爲已任未幾歸數年不復置念庚寅先生移撫江蘇相見之頃即首詢及此前言難負舊緒可尋復自笥中檢出更加折衷以禮記儀禮爲經以唐宋明歷代之禮爲典仍以家禮分列其中博取古注疏及羣儒辨論斟酌盡善者攬載靡遺凡若干卷名曰家禮經典參同夫家禮昉於文公其間頗與古禮詳略有不同者以未經論定之故勝國君臣竟采之以爲一代章程海內奉行故事莫敢訾議者二百七十七年嗚呼非文公論定之書其可遂據之爲不刊之典乎紫陽及門李方子輩嘗有言矣摘錄於左以證予言之不謬云

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

黃芻曰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也

陳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

楊復曰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沉復請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乃領之然則通古今之變參詳略之中

家禮經典參同序

十五

酌貧富之宜學禮者不可不謹也

周復曰文公家禮欲簡便而易行故與儀禮或有不同其所同者又不能無詳略之異楊氏往往多不滿之意故文公雖著家禮而尤拳拳於編集儀禮之書遺命治喪必令參酌儀禮書儀而行之其意蓋可見矣

冠禮引

今天下鮮有行冠禮者聞之先人云明季士大夫家間有行之於親迎之前者矣蓋冠昏二禮一時並舉云然不過虛行故事未必如古禮筮日筮賓三加三醮如此其鄭重焉者也夫冠者成身之始也儀禮十

七篇以此禮爲第一誠重之也以古先最重之禮而

莫或行之其滅禮也孰甚滅冠禮不啻自滅其身也
烏乎可錄冠禮目

昏禮引

昏禮六闕一不可由宋而來殺其三以從簡便世之人習焉不察不次第其名件遂謂問名納吉請期可省之以附舉耳禮本人情寧有父母為子求昏不問其女名不先諸卜吉徑行采擇以聘定者乎寧有不告以昏期而卒然親迎者乎所不同者古五禮用雁今第行於親迎古納徵用幣今則納采亦有幣以謁至為廟見更三月為三日均非先王制禮之初意矣其他皆無甚損益錄昏禮目

喪服引

家禮經參同序

六

喪服之有衰裳經帶屨也人知之而其始終變除之節人罕知之也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之為五服也人知之而有齊無斬三年不折月人罕知之也且自戰國而降子為父母異服至明特改之三殤降等別於成人唐宋猶然至明獨省之諸所變更未易枚舉不詳著之亦何以知古今之不同也用是首疏服制排次諸服網羅囊括靡所不周若因若革瞭如指掌俾考禮者一覽而悉知其根據云錄喪服目

喪禮引

古聖人制為喪禮委曲鄭重使天下後世之為人子

者自屬續以至祥禫比終內除外除從生從死隆殺以漸輕重以差郁郁乎何其文之縟也予少孤抱恨終天編輯斯篇且感且怍一再讀之惟有悵焉愴焉惚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錄喪禮目

祭禮引

惟祭禮古今迥異士虞禮特牲少牢有司徹等篇其中最詳者如牲牢宰割饋尸酬酢諸儀節試問今人能行之乎鼎俎籩豆簠簋七勺之類試問今之世能具備乎迨後不用尸略矣勝國會典比之唐宋諸禮尤略一切品物皆與古制不同以故時俗多便之者雖然禮之詳略不同猶其後焉者耳夫子嘗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夫是之謂祭禮之大旨矣錄祭禮目

喪服古今異同序

甲午

六朝人言喪服者莫盛於吾鄉武康諸沈若麟士若文阿若重若寓公裴子野並有喪服經傳義疏麟士更有喪服要略今都不傳然其目錄卷數具載各史藝文志今人諱言喪服一遇親喪稍涉疑似動輒乖錯如爲曾祖父母稱功服曾孫者其失禮之尤者也曩有遘庶祖母之喪其孫固服齊期矣而嫡子衆子之子禮典無明文或舉以問予予喟然歎曰善哉問也天下豈有父服杖期而其子竟晏然吉服以臨之者一日臧道山先生語及會城顧氏爲庶祖母持喪稱袒免孫禮曰五世袒免又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唐開元禮堂姨舅

袒免此外不聞有服袒免者以袒免而服其庶祖母亦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夫同爨猶總也安有名爲祖母名爲孫者而竟晏然吉服以臨之可乎明太祖著孝慈錄偶不及計此亦一大闕典也不寧唯是嫂叔服禮經原有三等何嘗推而遠之而今唯沿唐制止服小功也有子之妾自古有服而今志不載也上中下三殤服不一等而今制亦不載也如此之類人所罕聞爰自儀禮以及歷代典章溯流窮源彙爲一集中間雜以朱文公家禮以今世之人所家喻而戶曉也集成名曰喪服古今異同雖不敢頡頏諸沈氏裴氏所著經

傳義疏考据詳明而以擬諸麟士要略其庶幾焉

喪服古今異同序

十九



04246

